



# 正方形

广奈, 1997年生, 文学编辑, 出版有长篇小说《行者拉班·扫马的收集与爱情》

## 息壤（外二首）

邹弗

去年九月,我的父亲在拍卖会上以六千万的价格买下一幅名为《正方形》的画作,署名利马斯·维奇的画师名不见经传,在艺术史上几乎没有一席之地。我很好奇父亲为什么要花大价钱拍下这幅作品——正如你所见,一张白纸的中心画着一个简单的正方形,除此之外,别无他物。要我说,即使没有上过学的小孩也能完成这样的画作,依此类推,“三角形”“圆形”“梯形”……所有形状都可单独成为一件新的艺术品,这无疑令我感到讽刺。

我在书房里翻阅艺术史,不论哪本正史中都没有出现利马斯·维奇的名字,倒是在网上查阅到了一段简短的词条:利马斯·维奇,东欧现代不出名画家,于2000年创作《正方形》,随后消失于公众视野,至今无消息。父亲显然看出了我的疑虑,他把我拉到画前说:“猜猜看,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?”

我说:“我不确定,看上去最多不超过五厘米,只要我用尺子测量一下就好了。”

父亲说:“那是最愚蠢的做法。”还没等我开口,他又继续问道:“看见这个正方形,你会想起什么?”

我说:“如果要从艺术方面谈论正方形,我会想到弗兰克·斯特拉纯净的黑色绘画,如同生命轮回一样的正方形互相束缚,既在扩大又在缩小。可利马斯·维奇的正方形是凝固的、静止的,由四条普通而简短的线构成,像是撒了一个‘极简主义’的谎言。”

“但正方形是人类伟大的发明。”父亲说,“世界不会创造直线。所有自然的事物都带着某种必要的残缺,鱼鳞、树干、乌云、风以及时间……你能想象它们是绝对的直线与绝对的圆形吗?”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,利马斯·维奇在记录一项人类独特的‘发明’,就像记录一条数学定理和语法规则一样。不过,这样的记录对我而言没有多少启发的意义。”我说,“很难理解,它价值六千万元。”

“我无法让你产生与我一样的体验,但我愿意将它的昂贵之处告诉你。它不是贴在墙上会腐烂的香蕉,也不像杜尚的小便池瓦解人们对美的认识。”父亲说,“如果你读过《这不是一只烟斗》,就会认识到,比起耍小聪明的玛格丽特——用‘这不是一只烟斗’来命名一幅与烟斗有关的画作,利马斯·维奇则要诚实得多,画布上是一个正方形,便以‘正方形’为名。他知道我们进入了意义之无的时代,不是因为生活中的事物直接失去了意义,而是过度的引申、阐释、延展使得‘意义’极度地扩大了,词语与物体之间固定的内涵便会逐渐失效。利马斯·维奇的正方形是在重申词语的有效性,正方形需要以正方形的形式出现,而不是以‘和谐、正义、完美’的寓意出现。试着想想,世界上第一个创造正方形的人是多么了不起,第一个正方形出现的意义是为了什么——如今有人能解答这个问题吗?”

尽管如此,可我觉得利马斯·维奇进入了他自己的悖论中,因为,只有经过解释,才能得出这看似简单的结论——回归事物本来的意义。如果没有其中的环

节,那这样的正方形对观众而言没有任何价值。

这正是利马斯·维奇聪明的地方——用他所反对的方式反对他所反对的。父亲说,他反对的不是大众,而是那群艺术家,只有用这种形式,让艺术家们对“正方形”进行阐释,然后在阐述中自我批评,他的目的达到了。不过,除去批判,利马斯·维奇的画技也是无人能敌的,还记得我刚才问你的问题吗? 猜猜这个正方形的边长。

我说:“大概三厘米。”

“不够准确。”父亲说。

“也许三点五厘米,我实在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你在用惯有的思维去估测它的边长,利马斯·维奇的想法可不会那么简单。从历史上第一个正方形出现以来,我们都达成了一种共识:物体的边长是有限的,可被测量的。但利马斯·维奇创作的这个正方形却并非如此,他在用无限去画出有限,画上正方形边长是3.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……也就是 $\pi$ 。所以,看似有尽头的四条边,其实是无限的,它们的内部正在朝着无穷精密的方向延伸,正方形正在画上运动——它们永远到达不了数字的尽头,可是,我们只看见了正方形被放大的局部,也就是那3.14部分线段,而将那最精巧的部分忽略了,很遗憾,我们只能在想象中构建正方形的细部。”

“可是,只有线段才能组成几何图形,既然利马斯·维奇画的四条边都在运动,它们就不可能首尾相连。”我说。

父亲说,每一条边的起点存在于另一条边不可见的终点。他们的起点也同时是终点。每扩展一个数字, $\pi$ 就使自身更加具体,更趋近于完美精细的线段——尽管我们无法抵达 $\pi$ 的数字终点。父亲说,人们看见的现实物体都有准确的数值吗? 一辆车的长度、一双鞋子的大小、一座山的高度,它们精确无误吗? 显然不是,但你仍会说,那是一辆车、一双鞋子、一

# 无 穷

主题词写作——



# 蜻 蜓

曾子恒



凌晨,好不容易有了困意,窗户却跟礼花似的“砰”了一声。玻璃摔得稀碎,好一阵窸窣。赶去看时,一个年轻女孩昏厥在地,后背还绑了两片硕大、顺长的塑料叶子,虽然后来她一再强调,那是翅膀。

她还年轻,年岁上足以做我的孩子,模样除了瘦还是瘦,瘦得像深秋里掉了叶子的树枝,仿佛北风一吹,连筋带骨,都要咔嚓折断。留她在家,有我的私心,却无欲念。人近天命,无妻无子,工作闲散,居家写稿,虽不愁吃穿,但孤身一人的落寞,总让我在深夜清醒,清醒得癫狂,癫狂到失声、流泪。我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,喂她喝了水,吃过稀粥,她虽没睁眼,口鼻之中的呼吸,却已渐渐均匀。睡到香甜之时,还有些微微的鼾息,听得我很是舒心,后背往椅子上一靠,便已不知天地晨昏。醒来时,黏着在晨雾上的朝阳,仿佛已把世间酿成了一杯啤酒。而她早已醒来,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,凝视着窗外的一地金黄。

我问她为何到此,她说都怪我,半夜开灯,引得她扑着翅膀飞来,一头就给撞晕了。她的话,带着一股稚气,听得我啼笑皆非。我又问她来自何方,她摇头。问她将去何处,她低头,说,跟原来一样呗,管它刮风下雨,还去垃圾桶边等吃的。我颇觉辛酸,心生怜悯,说,你在我这住下吧,好歹躲个风,避个雨。她说,我是个怪人,无爹无妈,一身陋习,他们都讲我是蜻蜓养大的;我没念书,不识字,也没力气,啥忙都帮不了你,你总不能白养着我。我沉思片刻,跟她说,这样,你“扮演”我女儿,

座山,对吧。你看见了正方形,仍会说,这是一个正方形。没有人能说出任何一件物体最精确的刻度,但仍然承认那是他们所见之物。触摸到有边界的冰,不断软化的纸,它们由线段构成吗? 不,一切都模糊不清,物体的长度、大小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,延长、缩短、茂盛、枯萎……永恒无尽头。你可以这样理解:它并不是一个完成的正方形,而是一个不断接近完成的正方形。父亲说,利马斯·维奇在追寻事物之间的绝对界限,谁走到无限的尽头,谁就感知了真实,不过,在永恒面前,我们的所知所得是多么微不足道,只能任由线段在画布上自我探索。现在你还会觉得用六千万买下一个边长为 $\pi$ 的正方形是错误的吗?

“一个正在运动的正方形……”我说,“所以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正方形吗?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父亲说。

我将《正方形》搬进了画房,每当我不知道如何作画时,便会凝视那无穷的边长,想象自己变成了一粒原子,如同进入黑色的时空隧道,去追寻另一条线的起点。

长久的凝视使我逐渐丧失空间感,如果我懂得直角的意义,能够在黑色线条里看见光,能够琢磨透彻四条线段的组合方式,那么这趟穿越的旅程会很轻松。显然我什么都不懂,我不知道两条平行的边之间是否有引力存在,还是说,它们在互相排斥,我也不知道画布上空白的部分有多少隐藏的正方形,我甚至不知道正方形是什么,到底是谁发明了它,这锋利的线让我感到痛苦,以至于我的大脑不断被它的尖角抵触。

我的脑海里持续闪烁着与利马斯·维奇有关的一切,他潜入我的梦境,分裂我的语言,每当我睁开眼,看见桌子、门、窗户、天花板、架子、地砖、街上的招牌、汉字、花台、牛奶盒、扣子……我的眼中到处都是正方形的变体。一旦我闭上眼,它就以噩梦的方式重现,将我引诱至平面几何的空间。

绘画成了令我厌恶的事,我停笔了很长一段时间,也许当初选择绘画是件错误的事,我对艺术没有任何贡献,我画不出画来——这些令我怀疑的现实需要我去复制吗? 我坐在空旷的窗边,地上的颜料盒已经干裂,画布落满灰尘,不知不觉天暗了下来。直到月光洒进画室,照在《正方形》上,我的视线从空白的部分转移到正方形的线条上,那些线条好像有了影子,它们从画布上脱离出来,在空中织成一张密集的网络,收罗附近的光芒,它们在靠近我,好像要将我捆住,丢弃于海中——我听见了水的声音,物体坠落水中消失的瞬间。我突然想起了早已离我而去的父亲,在银色月光下,一切迷惘都化成泡沫。于是我取下《正方形》,擦去了虚构的“利马斯·维奇”的名字,趁着夜晚的光辉,我得把未完成的作品补充完整,一点点扩展出另一个世界,我知道父亲正在那里等我。

驼背,走得缓慢  
这个老人  
在我眼前一点点挪动

身体在阳光下筛糠  
但不至于摔倒  
而我,比他快、稳健

只两三步  
我就走到了他前面  
斜看着他——

这具空荡荡的弹壳  
是我走了很远之后  
才落下的

过睡莲池

打捞前世的人坐在池边  
睡莲零星打开窗户  
你在绿的街道上等一个不回头的人  
为他驻足、顾盼  
低头,和睡莲流淌的梦

终日醒来而打坐  
为留住而不断失去,你的雨  
在画布上铺开  
仰起头——池边  
打捞前世的人看到满天星光

邹弗,1996年生于黔北,文学硕士,作品见《当代》《山花》《诗刊》《十月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月落空山》以及长篇小说一部。曾获青春文学奖、野草文学小说奖等

曾子恒,2002年生,毕业于澳门大学,小说见于《青年文学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边疆文学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等刊物,曾获第九届全国大学生“野草文学奖”等

我供你吃喝,还教你读书认字,以后就能谋生,就能买到属于你自己的房子,好不好?她木讷地点头,又畏缩着摇了摇头,说,我不晓得该怎么演,我没得爹,没得妈,做女儿都做不熟练。我被她逗笑,却又无形之中,生出了一股悲凉。我也从未当过别人的父亲。

有了她,生活就像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,上游来了水,那些曾经噎住我的石头,便再也无法将我磕绊。我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,手把手教她拼音、汉字,还告诉她如何字正腔圆、含情脉脉地说出那两个字,父亲。当然,这小妮子总是调皮,把它们念得软软塌塌,怪声怪气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工作顺利,夜里也没有再失眠,就连做梦,都是她背着那两片叶子,朝我微笑的场面。

时间久了,她显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恶习,我很不喜欢,为此生出不少嫌隙。她从来不肯跟我一起吃饭,说我做的东西难吃,她自有办法填饱肚子。一段时间后,我发现橱柜、冰箱里的食物,并没有减少半分,反倒家里的墙垣、角落,变得越发干净。从前困扰我的蚊子、苍蝇,许久不见踪影。我懂了个大概,特意跟她说,要讲文明,吃干净的东西。她不听,屡屡与我顶嘴,说蜻蜓就该吃虫子。还有一次,我拉着她的手,带她出门,在屋子附近散步。她走路并不利索,踉踉跄跄。可等我走累了,歇在一旁的座椅上,这家伙却来了劲,将背后两片巨大的塑料叶子一展,瘦小的人居然真就腾空起来,飞了十来米,足有一两层楼高。我赶忙叫她下来,说就怕万一摔了,你这瘦小的身子骨,不得立马歇架咯!

我很少再带她出门。有时,她会抗议,可只要我用自己华丽夸张的言辞,描述一下外面的风呀、雨呀、雷呀、电呀,我就能心满意足地,看到她那副哆哆嗦嗦小鸡崽的神情。我还跟往常一样教她写字,这妮子学得很快,没多久就会了千来个字、百来个词。可我发觉,她的天赋没用在正道,句子还写不通顺,就想着作诗。作诗也就罢了,还总在字里行间,吐露出苦闷和不满。最过分的一次,莫过于她写了一个狗屁不通的句子,“在父亲的关爱下,我快恋上了风雨”,看得我火冒三丈,从此不再教她认字。后来,我教她画画,从线条到笔法。我告诉总望向窗外的她,画吧,无拘无束地画吧,A4纸里,你能找到独属于你的天地。不到一周,

她的纸上就勾勒出了一只笔法细腻、栩栩如生的蜻蜓,只不过被砍去了翅膀、封住了嘴巴。我恼怒地问这是怎么回事,她却嬉皮笑脸地告诉我,别往心里去嘛,我在扮演一个叛逆期的少女。那以后,为了她好,我收走了家里所有的纸笔,将它们用柜子锁了起来。

她没了事做,整日发呆。我也买了电蚊拍和驱虫器,将屋里的蚊虫灭净。她吃不着东西,只好转头看向我碗里的鸡鸭鱼肉,时间一久,也就渐渐习惯。我很欣慰,她那枯树般的身躯日益丰腴,模样也少了许多棱角,柔和了起来。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,我带她出门,她扑腾着背后两片叶子,高不过三尺,长不过十来米,就已气喘吁吁,停落在地。那天,她哭成泪人,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肩,